

语用学对中职语文教材内容开发、解读的启示

——王建华《语用学与语文教学》读后感

蒋秋香

近日来阅读王建华著的《语用学与语文教学》时得到一个启发：用语用学的观点来观照语文教学，语文教学就有了明确的理论背景，拓宽了语文教师的视野和思路，语文教学或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我们知道，语用学把词、短语（词组）、句子、句群、篇章、作品等称为话语的构成单位，从形式看，这些单位形成了一种层级性。那么我们若把文本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话语单位，其内部就包括了其他的话语单位，它们的关系就很复杂，它们既呈现了静态言语的方式，同时又是动态言语的过程。可见，文本是语用观下的文章，文本是语用的产物。我们要求学生必须与文本“接触”，那么是从什么意义上来“接触”文本，或者说，是“接触”文本的什么呢？回答就是语用。我们要求学生必须与文本“接触”，就是要通过“接触”文本而实现“接触”自身的“语用化”。换一句话说，学生与文本“接触”，是把文本当作语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“接触”的，于是这种“接触”就纳入到语用的过程之中，成为语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那么语用学的核心是什么呢？语用学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环境（简称语境）。语境贯穿着语用活动的全过程，是语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。它包括了语言环境和语言外部环境，即“包括作品的上下文、说话的前言后语，以及说话和写作的社会环境、文化环境、自然环境、语体语境等”（筱筠：《语境漫谈》，载《语文建设》1990年第6期）。因此我们语文教学特别要关注语境的功能。

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把语境在语用过程的功能归类为以下两点：

（一）自身所形成的句内语境自足

凭借文字，人们的阅读可以反复进行，可以前后照应，上下关联，这种文字就构成了作品话语内部的上下文语境。

如《神的一滴》，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“这恶魔似的铁马，那震耳欲聋的机器喧嚣声已经传遍全乡镇了，它已经用肮脏的工业脚步使湖水浑浊了，正是它，把瓦尔登湖岸上的树木和风景吞噬了”，读一读，“恶魔、震耳欲聋、肮脏、浑浊、

吞噬”通过这些贬义色彩词语的运用，马上让你意识到句子表达的一种态度，这是在前面“这是和恒河之水一样圣洁的水”的赞美上的突然转折，意在抨击工业文明对湖水的粗鄙的利用以及严重的污染。若教师在教学时，能有意识地给学生指出来，学生由感情色彩产生情感反应，再加以联想，很快就能理解文本主旨。王建华就在《语用学》里清晰地指出：“话语的色彩语用义指的是话语成分自身以及话语结构、关系之间所含的某种附加色彩，这是话语理性意义之外地一种隐含意义。”举一反三，那么文本还会出现很多的色彩词，我们可以运用语用学中的色彩语用义常识，来关注文中出现的如“慵懒”“偷闲”“虚掷”“挥霍”等等，这些词是表明对瓦尔登湖的感情，表层贬义，实则褒用，表达的是作者尽情地享受这种美、感受这种美，作者体味到了这种与金钱无关的富有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、可以挥霍但不会觉得虚空的富有，接近大自然的欢愉意味着对文明的否定，这些都是在一一般语用外收获的意义，可以通过关键词、上下文联系直接获得。

（二）句内语境不足，句外语境补足

例如：《荷塘月色》。开头一段：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坐着乘凉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在这满月的光里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；妻在屋里拍着闰儿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批了大衫，带上门出去。

从上下文语境来看，前面几句没有出现动作发出者，后“妻”字出现，推断便是“我”，这都是上下文语境制约的结果，不难理解。作品的文眼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很有深意，如何理解它呢？上下文来看，很难找到信息依据去理解他的内心不平静的理由，这自然少不了非语言的社会时代环境这个因素了，联系到写作的年代和作者的生活经历，我们才可以达到较为透彻的理解。

这种外部语境，包括了作者自身的身份、地位、处境，作品的文化语境和背景语境。由于这些非语言的语境对主题意义理解的影响和作用，语文教学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适宜地扩大和补充学生的知识，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文本。

当然，以上所归纳的两点只是这本书里谈到的一点，仅仅冰山一角。全书系统地从事语一语法一语用脉络阐述“语用学”对语文教学的启示，本书还从理解策略的角度对教学方法做了归纳。这里不一一赘述。

我想，要激活静态的语言，应以言语为抓手，看一篇文章叙说一个怎样的故事，或针对什么事发表什么看法，抒发什么情感，是用一套怎样的言语来表达的，这样的言语有何特点，提供怎样的审美意义，探究“言”与“意”的转换，这才是最朴实的语文教学观。

语用学的理论给了语文教学一个新的视野，一种新的理念，它将创造出更有效的教学方法。如果长期地坚持以“言语发现”为契机，学生深入文本，而不是隔靴搔痒，学生怎不对语文学习发生兴趣呢？